

尼山劫

郑证因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尼劫

郑证因 著

现代书局出版

一九八八年·长

内 容 简 介

一伙绿林败类，由川滇竄来山东曲阜一带，他们为非作歹，残害百姓；以宗教为旗帜，以迷信为手段，种种怪异现象迭出不穷，百姓百业俱废，不堪聊生。以杨松为代表的一批武林高手，他们义胆俱全，武艺精湛，通过周密的安排，出人意表的计谋，终使这帮败类就擒，大白真相于天下。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令人读来不能释手。

尼 山 劫 NISHANJIE

郑证因 著

责任编辑：木 石

封面设计：王玉泉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3.3万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8年1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50000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定价：5.70元

目 录

第一集

- 一、尼山妖庙..... (1)
- 二、旧友重逢..... (7)
- 三、火炼金身..... (15)
- 四、乩坛惑众..... (22)
- 五、圣母显灵..... (29)
- 六、雷殛财虏..... (37)
- 七、仙颜隐现..... (45)
- 八、法斩妖狐..... (52)
- 九、起死回生..... (60)
- 十、僵尸作祟..... (68)

第二集

- 一、荒村怪影..... (79)
- 二、火化僵尸..... (88)
- 三、枯骨藏奸..... (96)
- 四、夜探妖官..... (105)
- 五、闯伏脱困..... (113)
- 六、坟山惊变..... (121)
- 七、巧逢捕快..... (131)

八、陷身魔窟.....	(139)
九、火洞淫刑.....	(147)
十、绝地奇遇.....	(156)

第三集

一、孽缘巧合.....	(167)
二、鬻技勾奸.....	(175)
三、父兄惨毙.....	(183)
四、莽汉杀奸.....	(192)
五、合谋奸占.....	(200)
六、夜会巫婆.....	(209)
七、掳劫木工.....	(218)
八、修筑秘窟.....	(227)
九、秽乱妖洞.....	(235)
十、翠姑惨睹.....	(243)

第四集

一、雷火试威.....	(252)
二、暗救巧匠.....	(260)
三、传柬呼援.....	(267)
四、妖婆失利.....	(275)
五、乔装香客.....	(283)
六、舍身卧底.....	(290)
七、智斗妖党.....	(298)
八、神殿递柬.....	(306)
九、深宵密议.....	(313)

十、忍痛毆女.....	(321)
-------------	---------

第五集

一、綠野遇伏.....	(328)
二、化敵為友.....	(336)
三、曲阜脫身.....	(344)
四、四路分兵.....	(352)
五、枯林怪影.....	(360)
六、深洞遇險.....	(367)
七、怪洞奇人.....	(375)
八、痛述前塵.....	(383)
九、急流勇退.....	(390)
十、全家慘戮.....	(398)

第六集

一、火窟尋尸.....	(407)
二、林邊慘狀.....	(415)
三、沉船遇救.....	(423)
四、死里逃生.....	(430)
五、島上傳藝.....	(438)
六、海灘試技.....	(446)
七、六載藝成.....	(453)
八、別師贈刀.....	(462)
九、茅店偵奸.....	(469)
十、巧得仇踪.....	(477)

第七集

- 一、岭腰暗侦..... (486)
- 二、峰边怪影..... (495)
- 三、妖洞脱身..... (501)
- 四、松林密议..... (508)
- 五、乔装香客..... (516)
- 六、神殿传柬..... (524)
- 七、恶党邀劫..... (532)
- 八、红墙密语..... (540)
- 九、智骗妖婆..... (547)
- 十、妙珠被擒..... (555)

第八集

- 一、潜入妖宫..... (563)
- 二、设坛肆虐..... (570)
- 三、毒施辣手..... (579)
- 四、家破人亡..... (585)
- 五、泗水杀家..... (594)
- 六、智歼妖党..... (602)
- 七、爆炸妖洞..... (609)
- 八、力斗群魔..... (616)
- 九、恶贯满盈..... (624)
- 十、除暴安良..... (631)

第一集

一、尼山妖庙

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是在中国颇有名气的地方。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性善良又勤劳俭朴，百姓们安安乐乐，过着庄稼日子。

可是近几年来，因为乡民沉迷迷信，不事生产，渐渐的衰败下来，农村中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减少，在尼山附近大小村落中，居然也看到鹑衣的贫民来。

县城中大商家倒闭的无数，小一点的买卖，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可是这二年，却单发达了一种买卖，那就是蜡烛纸袄店。不仅比以前多添了四五家，而且每家的营业也是蒸蒸日上，整天的顾客不绝于门。曲阜县是这样，兖州府所管辖的数县，差不多全是这样，内中以曲阜县为甚。

曲阜县附近有个尼山。尼山上抱日峰下，从前有一个尼庵，名叫天妃庵。尼山上的庙很多。天妃庵是一个不大的庙场，原来只有几个尼僧在这里修行，香火并不盛，现在可不同了，不光在尼山成了一个最大的，它更掌着兖州府数县的佛教，现在已经改名叫天妃宫。重行修建之后，这座天妃

宫，好个庄严华丽，有十几座大殿，以天妃殿天妃楼工程最大，并且屡显灵迹，到处传扬。所以这尼山一带，整年的有上千上万的商民百姓，男男女女，往天妃宫来进香。

这时已到四月初八，正是佛教中一个最庄严的日期。天妃宫从三天头里，沿着山边下，就到了不少外县来进香的人。一辆辆敞篷车上，全插着黄旗。这些进香的人，真有好几百里地赶到这里求神护佑的。在这个大庙期，山下边有许多赶生意的，但是最奇怪的是在离得山口稍远些，有一个小小的集市，这里所聚集的数百个小贩，卖的竟全是旧衣服、旧用具。他们刚把家中带来的衣物变卖掉，就去买香烛纸镲，跟着进香的人，一同走进山去，到天妃宫烧香还愿，拜佛祈福。赶到进完了香，钱也完了，衣物也完了，却又垂头丧气。但却是出于情愿，一点也不嫌冤。他们口中还不时祷告着，坚信早晚天妃会降福，一定能过好日子的。

天妃宫，这么大的庙场，香火这么盛，到处传扬的这么灵异，所以连外籍的客人到这一带经商，也都想到尼山来瞻仰瞻仰。这天正是天妃宫庙场的日子，从天一亮，沿着山道，进香的人便络绎不绝。在这些香客中，却有两个人是外省口音，一个年岁在五旬左右，一个只有二十多岁。两人都都是商人打扮，衣服穿得很朴素，少年手中提着香烛纸镲，他们顺着山边走上来。这山道两旁全是卖香的摊子，一直排到天妃宫附近。这一带山路很宽，修整得也平坦，顺着山道两旁，全种着树，在这一片平坦的山头前，迎面立起一座高大的牌坊，油饰的极新。过了这道牌坊，这一带除了香客，却没有香贩了。远远望到天妃宫的山门，真是金碧辉煌。两根大桅杆上高悬着宝幡，上面的金铃被风摆动，哗愣哗愣响着，

在这牌坊下面已经布满了一片旃檀之气，尤其是这座天妃宫内，到处香烟弥漫。里边很大，东西钟鼓楼，全是新建筑的，上面已经有人鸣钟击鼓。迎着山门是一座欢喜佛，那里的香炉内，也堆满了燃烧着的一束束高香，有两名司香的老道婆，从炉中把那才刚燃烧的香取出来，用水浸灭，扔在大筐中。在这欢喜佛的佛座后，已经堆着四五筐，可是凡是走进山门的善男信女们，却照旧往那炉中一束束的插去。

从欢喜佛后面转过去，里边是一个极大的院落，迎面一座高大的佛殿，十二扇朱色的格扇，全行打开。那佛殿虽是那么宽大，可是进香的人，已经挤满，里面靠佛座一带，非常庄严，那一堂黄铜的五祀，足有三四尺高，一个大铁炉，那可不是香客们烧香之处，粗如儿臂的两支巨蜡，光华闪烁，旁边的佛灯，也是火苗子蹿起数寸高，当中炉内，一束三尺多高的高香，已经烧得过半，在这佛座前单有一个象马槽般的香炉，比佛座矮，炉内一束束香已经堆积着，看炉的也是不住手的往外提取。钟鼓一声接着一声，铜磬也在响着。香炉前，善男信女们争先恐后，朝着迎面高大的神龛膜拜着。神案前有两名女道士，穿得十分齐整，守着一个大簸箩，里面的铜钱全满了，她们不住的合十，向进香的香客们说着：“施主们多布施，多造福，天妃圣母一定赐福给你们。”

这个一老一少外籍香客，随着人们走进大殿之后，却躲向旁边，把带来的香掷在炉里两束，似乎因为人太多，连叩拜的地方都没有了，立刻撤身退向一旁，从这座大殿随着香客转向后面。第二层大殿，也是那么拥挤。这个老者向少者示意，不必跟着众人往里挤了。他们向后面张望了一下，后面还有一

层大殿，但是通着后面的门那里却很清静，这一老一少便向那里走去。那里虽则也有人出入，但这些香客全是衣服齐整，多半身边还带着从人。这两人走到月洞门边，刚要往里走时，里面有个女道姑，向他们打量了一下，说道：“请施主止步，这后面是天妃殿，不到知客处挂了号的，是不准进来的，请施主们到别的殿去进香吧。”这老者一听已然明白：进香也是分等级的，这个地方不是平常香客进来的地方，全得在天妃宫有大布施，才能得到他们允许往后殿去，遂和少年转身退回来，在配殿两旁转了一遭，仔细的看了看后面，只见天妃宫内，到处金碧辉煌，也看不清后面究竟还有多大地方。这个老者吩咐少年把所带的香烛，全在配殿烧掉，接着招呼少年离开了天妃宫，顺着山道走下来。到了山脚下，少年道：“表叔，咱们这趟算白来了，天妃宫的灵迹一点没看到，来回跑这么十几里，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在店中歇半天。”老者微微一笑道：“陆蛟，这二年你在家中呆得懒了，你虽然年岁不小，象这种大庙会，你看见过几次？”少年道：“这还是头一遭，不过我觉得这真是废时旷业，劳民伤财，地方上的官长，为甚么不出来禁止？”老者看了看身边没人，向少年道：“你口头可要谨慎些，天妃圣母的灵异，你也听见当地人大致说过，不许你胡言乱语，咱们今晚回店，明天一早，赶奔仁和镇。”这少年才不敢随便往下说，跟着老者走进了县城，就住在曲阜县南关内的福来店中。

店房里客人可满了，完全是外县到这里来烧香还愿的香客，经商作买卖的客人，找不出一两个来。这老少二人回到店内，店伙迎头便说：“老客，带福回来了。”老者微微一

笑，也不管他的话，进了自己房间，叫伙计打了脸水，泡茶，两人歇息着。

这老少两个原本是河北密云人，年岁大的叫王太冲，少年叫陆蛟，两人是表叔侄，也全是风尘中人物。这王太冲在密云县城外，颇有些田园，种着不少果木园子。他少年时就有一片雄心，总想创出一番事业，不依靠祖遗的产业，在家中坐享清福。所以他从二十岁起，曾经经过商，入过大营，虽则哪一件事也没发达起来，可是他足迹遍及各省，个人自幼得到家传的一身武功本领，在乡间读书时，更遇到一个潦倒的名士，学问很好，王太冲跟随这位老师念了八年书，所以文学也很有造就，他更抱定了一个主意：自食其力，奔走江湖。他这个人在江湖历练了不下四十多年，确已成了一个千锤百炼的人物：老成持重，侠肠热骨，但决不胡闹，不到十分不得已时，决不出手，每作一件事，总要有始有终，有起有落。他这个人从外貌看来，很象一个行商，谁也看不出他有学问有本领。最近六七年，因家中的田产，和宗族们屡起纠葛，遂轻易不出来，守在家中，照顾着田园，把一个表侄陆蛟收在身边。因为陆蛟的父母全去世，无依无靠。陆蛟这孩子很聪明，王太冲十分喜爱。他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名叫起凤。这些年来他在家中教授这两个少年学武艺，他们倒还有些成就。此次他到山东来，是因为曲阜县县城西仁和镇那里，有一个少年时的同学，此人叫齐寿山，跟王太冲的年岁不差上下。齐寿山小时候，随父亲在密云县经商，曾经跟王太冲在一块，向太冲父亲王兆祥学过几年武，后来齐寿山的父亲营业不干了，便离开密云，回到故乡，差不多三十年没通音信。当初，齐寿山的父亲临走时有

一笔帐没有收回来，便把这事托付给王太冲的父亲。这笔帐虽则不多，只一百吊钱。因为没有机会去山东兖州，便把它放在一个钱庄内。这钱架不住年头多，息钱虽少，可是三十多年没动，权计子母，已经是很可观的数目了。

王太冲是一个十分守信义的人。他想到师兄弟齐寿山这笔款，总应该归还他，自己年岁已经大了，决不能给子孙留下这种不了之债，这时他又正好听到了许多关于尼山一带种种怪异的传说，也想去看一看，遂把家中事略微料理，就把这个表侄带在身边，将齐寿山这笔钱全都兑成金镲子，带着它出发了。一路上没有多大的耽搁，到了四月初，已经入了兖州府境内。一靠近曲阜，眼中望到的情形就全不同了，王太冲认定这里边隐伏着重大的事，怕又是邪教在作祟。

原来他们所经过的地方，虽然安安静静，但是看到十个人至少有八个人是佛门弟子，他们手腕子上全缠着念珠，就是一个种庄稼地的人，在那里歇息时候，也要闭着眼两手捻着念珠祷告一阵。王太冲带着陆蛟，径直进入了曲阜县城。这个原本很著名繁盛的地方，现在却商家铺户，全是冷冷清清。不论你走进哪一家铺户，都能看到柜台里面有年岁的掌柜们，挺着腰板，端然正坐，手里捻着念珠，好象老僧入定一般。王太冲、陆蛟看到这种情形，知道不好探问，因为你话说得稍一不好，立刻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不是说你造孽，就是说你毁谤神道。所以王太冲、陆蛟，只有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不敢细问。这时，天妃宫庙期已近，这爷两个索性先不到仁和镇去，在天一亮时，也到香店里去买些香烛纸镲。可是买这点献神之物，就等了一个多时辰。赶到天妃宫转了一遭，又毫无所得，回转店房之后，这个陆蛟便向王太冲

说：“表叔，我看这种事，实近于邪术骗财，愚弄一般平民百姓。这种情形闹下去，这一带就全完了，你看遍地是穷人，衣服全穿不整，可是他们也肯花钱去烧香求福，这种费时失业，架不住长日子，怎么官府一点也不禁止。”刚说到这，听得街上人声喧哗，并且鸣锣开道，王太冲跟陆蛟，也赶紧走到店门外来张望。

二、旧友重逢

大街上有许多三班皂役，正是本县的县官从此经过。店门旁也聚集着许多人，内中有人在说：“县太爷回来的好快，我们走在山半腰，看见他才进山，这么快就回来了。”说话间前护后拥，好几乘轿从门前过去，后面有六七名官差，沿着街道两旁，驱逐行人躲得远去，说是兖州府的府台从天妃宫进香回来，要在本城歇马。不大工夫，远处咣咣的铜锣开道，前面是府衙的仪仗，十几匹马上全是府衙大班上人物，后面是两乘大轿，四乘小轿，每一顶轿都有两名戴红缨帽穿官衣的差人，把着轿杆，真是威风凛凛。这一行人马，一直向北走下去，官差撤去后，街上的行人在纷纷议论，店房中的人也在七言八语，他们全在说：“府县官，兖州府的大商家大绅士，这次全到了，天妃宫的香火，一天比一天盛起来，这真是这一方之福，这曲阜县的黎民百姓，全是哪世修来的，有这么灵验的真仙来保护。”说话的七言八语，零乱异常，王太冲、陆蛟走回自己客房。

陆蛟说道：“表叔，这天妃宫三世童贞转世的女仙，咱们就没有法子去看看她么？表叔，咱爷两个何不夜间去一趟

查看查看，好在我们也没有恶念，有什么妨碍？”王太冲道：“陆蛟，不要胡闹，我们还是先赶向仁和镇，找到齐寿山，他是当地人，什么事一定会知道的清楚，我们只要到了他家中，也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真相，因为这种事，在明面上看不出什么，佛教是劝人学好，叫人作善事，你能说他不好么？可是你看 县城 中一个个好象全喝了迷药，开口是神，闭口是佛，不是神仙能赐福，就是能赐寿，作买卖的就说天妃圣母一定保护他们生意发财，种地的人就说天妃圣母能够保佑他们五谷丰收。他们并没作一点坏事，任何人不能阻止他，你阻止他，你就是恶人。可是曲阜县是出名的富庶之地，农村的出产，比哪里都好，可你看看庄稼地里的青苗却长得那么不足，农人们一个个身上全卖了零碎，穿一件完整布衫的都很少，这是怎么回事？显然他们全没有心思再干别的了，只妄想着天妃圣母叫他们发财，田地里能挖出窖藏来。这班人不全是要疯么？陆蛟，你年岁还轻，遇事要仔细思索一下。我们一个外地客人，乍来此地，天妃宫那种势派，决不是三五十个人能管理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十几个女道姑，可是那么多的香客，竟没有胡闯一步的，这是谁在管着他们？后面听说还有天妃殿，天妃宫，天妃楼，建筑工程浩大，屋面上每座正殿全是琉璃瓦。你虽会些轻身术，没有丝毫意外的事，你还能勉强的在上面停留一下，假若有出乎我们意外的事，那又该怎么办？尤其方才看到的，府县全带着眷属到尼山进香，他们也成了佛门弟子，天妃宫的信徒。我们要是冒然窥查天妃宫，弄不好就许叫官府先办个盗贼的罪名。我在江湖奔走一生，眼看数县黎民百姓渐渐的全弄得过不成了，焉能袖手旁观，但是真相不明之下，就不好妄

动。陆蛟，这种地方，我们说话要十分小心，当地的人对天妃宫全这么尊崇信仰，我们就是不信这些事，口头上也不许带出来，倘若犯了众怒，这一带就不许我们停留，被大家驱逐出境，我们还落一个恶人之名，你想是不是？”王太冲一番话，说得陆蛟点点头，知道自己究竟年轻，没有经验，把事情看得太平淡，经过表叔这一番解释，个人算是口服心服。

天色已晚，这爷两个在晚饭后，又到街上转了一周，眼中看不到别的，只有朝山进香回城的人，一处处尽是灯火之光，这县城里每一家每一户的门口全挂着一个红灯，上面有一个碗口大的佛字，这也是为庆贺天妃宫的庙会。走到县衙门那里，衙门内，大堂的院内，竟是一伙僧人在那里设坛祈福，有许多本城的士绅们，全来为县官完成这种功德。王太冲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十分不快，县官本是一个亲民的官，就是你不制止这种迷信的风俗，也不该领着头再倡导。要是念佛求神果能当饭吃，府县官爽快出个布告，兗州府数县的商民百姓整天的磕头烧香，全能够长生不老，这兗州府就变成了佛国善地。这种事出自愚民，还情有可原，一个县官也这么胡闹起来，这山东省的大吏难道就没有管事的了么？这种情形真是可恼，王太冲一赌气，带着陆蛟回转店房。王太冲对于在这个地方呆下去简直有些头疼了，客人们在店房中睡不着觉，满嘴是天妃宫，若不然就喃喃念起佛来，一碰头，象和尚老道一样，不是慈悲，就是圣母保佑你。王太冲赶紧和陆蛟睡下，天刚亮赶紧起来，算清店帐，带着陆蛟雇着两匹小驴，驮着行李，一直奔仁和镇。

这仁和镇离着县城差不多有十五六里，沿途上经过好几个乡村，看到的人全是衣服破旧。离着仁和镇已近，赶脚的

问王太冲：“可要进镇甸？你到这镇甸找谁？这里可没有店。”王太冲道：“我这个朋友，大约住在镇甸的北头，我虽没到过，可是我这朋友当初说得清楚，他在这里也是老住户了。”赶脚的道：“你找的人姓什么？这仁和镇我很熟。”王太冲道：“他叫齐寿山。”赶脚的哦了一声道：“这我怎么会不知道，这是齐善人，仁和镇没有不认得他，那真是好人，冬舍棉衣，夏舍茶汤，尽作好事，近来又把好几百亩地布施给天妃宫。齐善人已算天妃宫的寄名弟子了，这一来齐老当家的得到圣母的保佑，再遇到什么天灾人祸，齐善人也不会怕了。”王太冲听脚夫说着，只有点头答应，并不说什么。

从仁和镇南镇口进来，刚走进镇甸不远，那脚夫忽然向王太冲、陆蛟招呼着道：“老客，你赶紧下驴，天妃宫的师父到这里来了，快着点。”说话间脚夫已经把两匹驴牵向路旁，在他打招呼间，王太冲抬头望去，这个仁和镇一条街道没有多宽，买卖铺户也不多，此时将近中午，镇甸上正是人多的时候，一个个的行人全贴着道边一站，很规矩的垂手侍立，有几家铺户里边的人，也从铺面中走出来，站在台阶前，好象迎接什么大官大宦。

远远的望到路东一个高台阶，从很大的宅子里面走出许多人，台阶下也停着一匹驴，从宅子里出来的人，有男也有女，内中有两个好象出家人模样，穿了那么件圆领的灰布长衫，项上挂着一串佛珠，年纪全在六旬光景，还有六七十个年轻的全站在一旁，一个个双手合十，俯着身躯在两旁侍候着。此时从门中走出一个女道姑，一件青洋绉的圆领道袍，腰上系着丝绦，头上带着形如风帽式的一个长包头，也是青